

後附經驗良藥說明書

醒世小說

銳鋒題

後附經驗良藥說明書

醒世小說

銳鋒題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（改裝本）初版

醒世小說

全書一冊
實價一角

著 作 者 石 天 基

出 版 者 明 德 書 局

發 行 者 明 德 書 局

上海望平街中
愛華製藥社內

本局附設在上海望平街愛華製藥社內印行各種
益世書籍平價出售茲將已出版之書目列下以供
採閱（一）養生鏡（二）修齊淺訓（三）醒世
小說（四）達生編（五）遜廬詩選（六）家訓
釋義（七）人生究竟以上每冊均售洋實一角寄
費免加

醒世小說目錄

今覺樓
鐵菱角
雙鸞配
村中俏
乩仙偈
再生福
枉食賊
空爲惡
官業債

醒世小說目錄

二

關外緣
假都天
眞菩薩
長懽悅
莫焦愁
附莫愁詩

醒世小說

揚州石成金天基撰集

●今覺樓

崇禎年間揚州西門外有個高人。姓陳名正。字益菴。生得丰姿瀟灑。氣宇軒昂。飄飄然有出塵之表。家甚淡薄。止一妻一子一僕。幸西山裏有幾畝旱田。出的租稻。還足供食。這人讀書不多。因看破人世虛幻。每日只圖享樂。但他的樂處。與世人富貴榮華酒色財氣的樂處不同。他日常說。文人有四件雅事。最好的是琴棋書畫。要知彈琴雖極清韻。必須正襟危坐。心存宮商。指按挑剔。稍不留意。卽失調矣。我是個放蕩閒散的人。那裏耐得。所以並不習學。又如着棋。高下對敵。籌運思維。最損精神。字若寫得好。親友的屏軸斗方扇條。應酬不了。且白的多。我俱不爲。四件之內。止有尾上的繪畫一件。任隨我的興趣。某處要山

就畫山。某處要水。就畫水。某處要樓臺樹木。就畫樓臺樹木。凡一切風雲人物。花鳥器用。俱聽我筆下造成。我所以專心學畫。若畫完一幅。自對玩賞。心曠神怡。贈與知音。彼亦快樂。每喜唐伯虎四句口號云。

不煉金丹不坐禪。

不爲商賈不耕田。

閒來畫幅青山賣。

不用人間作孽錢。

陳畫師因有了這個主意。除賣畫之外。一應詩文。自量自己才疎學淺。總不撰作。落得心無罣礙。只是專享閒樂之福。就在西門外高崗上。起蓋了三間朝南小屋。安住家口。苑闊約四五丈。栽草花數種。如月季野菊之類。並無牡丹芍藥之貴重的。週圍土牆柴門。苑之東南上。起了一間小樓。樓下只可容三四人。一几四椅。中懸條畫。几上除筆硯之外。堆列着舊書十餘部。用的都是沙壺瓦盞。樓上起得更加細小。只可容三三人。設有棕榻小桌。四面推窗明朗。樓之南面。

遙望鎮江長山一帶。雲樹煙景。樓之北面。正對着虹橋法海。花柳林堤。樓東一望。各花園亭閣。高下參差。惟樓西都是荒墳荒塚。陳師坐此樓。自知往日之塵勞盡去。頓生覺悟。因題今覺樓三字扁。懸於下層。又謫一對聯粘柱。時刻自醒。兼以醒人。聯云。

覺性凡夫登佛位。

樂心斗室勝仙都。

此聯重在樂覺二字。所謂趣不在境也。樓之上層。曾有客登此樓。西望盡是高低墳墓。每云不樂。師因曉之曰。昔康對山構一園亭。其地在北邱山麓。所見無非丘隴。客訊之曰。日對此景。令人何以爲樂。對山曰。日對此景。乃令人不敢不樂。我深敬服其所以起樓在荒塚傍。原是倣此。今每日目覩此纍纍者。皆是催我急急行樂。不容少緩也。因又謫一聯粘上層柱云。

引我開懷山遠近。

催人行樂塚高低。

陳師自立規矩。每日上半日圖些山水。賣得筆貲。以爲沽酒雜用。凡有求圖之人。都在上半日相會。一到午後。便停筆不畫。一應親友。令小童俱答外出。却在樓上任意癡狂笑傲。夏則北迎保障湖內蓮葉接天。荷花數里。或科頭裸體。高臥榻上。或乘風透涼。斜倚欄邊。世之炎暑。總不知也。冬則西崗一帶。若遇有雪。宛如銀粧玉琢。否則閉窗垂幙。爐燒榾柮。滿室烘烘。世之寒冷。總不知也。春秋和暖。桃紅柳綠。梧翠葵黃。更自快心。每日清晨。向東遙望。瞳瞳朝氣。生發欣然。每日午後。虹橋之畫船簫鼓。恆舞酣歌。四時不絕。陳師曾遇異人傳授定慧功夫。靜坐樓上。任意熟習。少有倦怠。或緩步以舒身體。或遠眺以暢神思。或玩月之光華。或賞花之嬌媚。或隨意吟幾首自在詩文。或信口唱幾支無腔詞曲。或對酒當歌。或談禪說偈。種種閒樂。受用甚多。但陳師的性格。落落寡交。明友最少。止有兩人。與師契厚。一個是種菜園的姓李。只因此人鄰近不遠。極重義氣。

所以時常來往。一個是方外僧人。諱名懶和尚。一切世事。俱不知曉。只喜默坐念佛。偶然說出一句話來。到有許多性理。所以時常來往。這兩個人。酒量甚小。會飲每人不過四五杯。就各酣然。陳師每常相會。也不奉揖。也不套話。也不謙上下。只一拱手。隨便就坐。且這賣菜李老。並不衣帽。惟粗粗短衣草鞋。賣完了菜。就到陳師樓上閒頑。若遇飲酒。就飲幾杯。桌上放的。不過午飯留下的便餚一二碟。這懶和尚不吃葷腥。只不戒酒。若是來時。不過腐乾鹽豆佐酒。隔幾日賣菜的李老。也煎碗豆腐。請陳師和尚。到他家草屋裏飲樂。陳師的小樓在荒郊野外。忽一夜。有六個強盜。點明火把。各執器械。打開陳師門。嚇得陳師連叫大王。憐念貧窮。並無財物。衆盜週圍照看。並無銅錫物件。卽好衣也無。正在搜覓。忽聞門外有多人吶喊捕捉。衆盜慌張。旣無財可劫。又聽衆聲喊叫。一哄而散。原來是賣菜李老。在竹籬內探知盜至師室。因叫起衆鄰救援。陳師知道。感

激不已。自後過了兩個多月。又見一軍官。騎着馬。帶了三個家人。捧着杯緞聘禮。口稱北京來的。某王爺聞師畫法精妙。特來請師往京面會。禮拜之後。力辭不脫。陳師亦有允意。忽見懶和尚到來。同見禮後。向來人說。既承好意。遠來屈先暫回。待僧人力勸陳師同去。來人聞言。遂將禮物留下送別。這懶和尚拉陳師密說。我等世外高人。名利久忘。只圖閒樂。何苦遠到京師。甘受塵勞。可將妻子僕人。暫移鄉村。只留我僧人。將禮物璧回。推陳師得病。已另搬西山服藥。陳師依計。次日來人見畫師藏躲。因非犯法。遂而辭去。續後聞得聘到京都之人。俱遭罪辱。方信懶僧高見。陳師遲了幾日。知京人已散。復又至小樓。仍舊安享閒樂。每常自譔四句俚詠云。

崗上高樓整日間。

遠矚
虛勞

白雲飛去見青山。

今日方
纔知覺

達人專領惺惺趣。

功夫
真解

不放晴明空往還。

切不可
負好時光

又常述大義禪師傳授密訣八句。普示人衆云。

莫只忘形與死心。

此箇難醫病最深。

直須提起吹毛利。

要剖西來第一義。

成佛成祖只在此二句。

瞠起眼睛剔起眉。

反覆看渠渠是誰。

最要妙法。

若人靜坐不施功。

何年及第悟心空。

若無功夫靜坐無益。

陳師後來。老而康健。壽至九十六歲。無病而終。予曾親見此老。強壯不衰。乃當代之高人。誠可敬可法也。陳師所生一子。承繼父業。家傳的畫法。甚是精妙。其契友李菜傭。懶和尚。壽高俱至九十以外。

（評）世人要享快樂。只須在心念上領略。則隨時隨地。俱享快樂。切莫在境界謀求。不獨奢妄難遂。又多愁苦無休。試看陳畫師。不過眼前小就。便日日享許多自在快樂之福。誰個不能。那個不會。讀者須當悟此。

予嘗誦二句曰。福要人會享。會享就多福。要知人若不會享福。雖有極好境界。卽勝居蓬瀛。貴極元宰。怎奈他心中憂此慮彼。愁煩不了。視陳晝師之小局實受。反不如也。

人能安分享樂。病也少些。老也老得緩些。三福也受得多些。壽也長些。陳晝師卽現在榜樣也。

●鐵菱角

曾有一後生。姓汪號千門。纔十五歲。於萬歷年間。自徽州攜祖遺的本銀百餘兩。來揚投親。爲鹽行夥計。這人頗有心機。性極鄙吝。真個是一錢不使。二錢不用。數米而食。秤柴而炊。未過十多年。另自賺有鹽船三隻。往來江西湖廣販賣。又過十多年。掙有糧食豆船五隻。往來蘇杭販賣。這汪生每夜睡至三更。就想盤算自己客座屏上。粘一帖。其文云。

一 予本性愚蠢。淡薄自守。一應親友。凡來借貸。俱分厘不應。免爲開口。
一 予有壽日喜慶諸事。一應親友。只可空手來賀。莫送禮物。或有不諒者。
卽堅送百回。我決定不收。至於親友家有壽日喜慶諸事。我亦空手往
賀。亦不送禮。庶可彼此省事。

一 凡冬時年節。俱不必踵賀。以免往反瑣費。

一 凡請酒最費貲財。我既不設席款人。我亦不到人家叨擾。則兩家不至
徒費。

一 寒家衣帽布素。日用器物。自用尙且不敷。凡諸親友有來假借者。一概
莫說。

愚人汪千門謹白

汪人生性吝嗇。但有親族朋友來求濟助的。分厘不與。有來募做好事積德的。

分厘不出。自己每常說。人有冷時。我去熱人。我有冷時。無人熱我。他自己置買許多市房。租與各人開店舖收租銀。他恐怕人掛欠他的房租。預先要人的押房銀若干。租銀十日一兌。不許過期。如拖欠就此押銀內扣除。都立經摺。放在肚兜。每日早起。直忙到黑晚。還提個燈籠。各處討租。有人勸他尋個主管相幫。他答道。若請了主管。便要束脩。每年最少也得十多兩銀子。又每日三餐供給。他是外人。不好意思。慢吃了幾日腐菜。少不得覓些葷腥。與他解饞。遇過不會吃酒的還好。若是會吃酒的。過了十日五日。愁不過。又未免討杯酒來救渴。極少也得半斤四兩酒奉承他。有這許多費用。所以不敢用人。甯可自己受些勞苦。況且銀錢都由自手。我纔放心。他娶的妻子。也是一般兒儉嗇。分厘不用。一日時值寒冬。忽然天降大雪。早晨起來。看地下積有一尺多深。兀自飛揚不止。直落得門關戶閉。路絕人稀。汪人向妻道。今日這般大雪。房租等銀。是他們的造

化。且寬遲這一日。我竟不去取討。只算坐在家中吃本了。但天氣這等寒冷。我
和你也要一杯酒冲冲寒。莫失了財主的規矩。妻道。你方纔愁的吃本。如今又
要吃起酒來。豈不破壞了家私。汪人道。我原不動己財沽酒。我切切記得八月
十五中秋這一日。間壁張大伯請我賞月。我怕答席。因回他有誓在前。不到人
家叨擾。斷不肯去。後來他送了我一壺酒。再三要我收。勉強不過。我沒奈何只
得收了。我吩咐你倒在瓦壺裏。緊緊封好。前日冬至祭祖。用了一小半。還剩有
一大半。教你依舊藏好。今日該取出來。受用受用。妻笑道。不是你說。我竟忘了。
即時去取出這半壺酒來。問丈夫道。須得些炭火煖一煖方好飲。汪人道。酒性
是熱的。吃下肚子裏。自然會煖起來。何必又費甚麼炭火。妻只得斟一杯冷酒
送上。汪人也覺得寒冷難於入口。尖着嘴。慢慢的呷了一口。在口中務溫些吞
下。將半杯轉敬渾家。妻接下呷半口。嫌冷不吃了。汪人道。享福不可太過。留些

酒再飲罷。他自戴的一頂毡帽。戴了十多年。破爛不堪。亦不買換。身上穿的一件青布素袍。非會客要緊事。亦不肯穿。每日只穿破布襖。但是漸次家裏人口衆多。每日吃的粥飯。都是粗糙紅米。兼下麥粳。至於菜餚。只揀最賤的菜蔬。價值五六厘十斤的老韭菜。老莧菜。老青菜之類下飯。或魚或肉。一月尙不得一次。如此度日。還恨父母生這肚子會飢渴。要茶飯吃。生這身子會寒冷。要衣服穿。他自己却同衆人一樣粗飯粗菜共食。怕人議論他吃偏食。就是吃飯時。他心中或想某處的鹽船。着某某人去坐。抑或想某處的豆船。叫某某人去同行。某處的銀子。怎的還不到。某處的貨物。因何還不來。某鹽場我自己要盤查。某行鋪我自己要看發。千愁萬慮。一刻不得安甯。其時西門外有個陳畫師。聞知汪人苦楚得可憐。因畫一幅畫。提醒他。畫的一隻客船。裝些貨件。船口坐了兩個人。堤岸上緯夫牽船而行。畫上題四句云。